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一〇七回 罵野道戎興邇室 尋貴宦妖遇鬼頭

珠蓮聞七竅言，忿至書室之外，破口罵曰：「吾家郎君祿享萬鐘，官居一品，原為讀書種子，揚眉吐氣。野道有何不服，頻使妖法，導之夢中？幸吾郎君識見高明，不落爾術。爾顏何厚，又至吾衙耶？現今皇上下旨，禁止野道妖僧。吾念爾修煉有年，速去他方，饒爾犬命。如再糾纏下去，必命力役擒爾奏君，斬首市曹，那時悔之亦已晚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小蚌精以吾為妖，爾不自知其妖。恐禍到臨頭，死無厝所。」珠蓮曰：「爾有何道，敢誇大言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道雖不大，能將妖擊拿。」珠蓮曰：「吾家郎君與爾有親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非親卻有誼。」珠蓮曰：「何誼？」三緘曰：「昔日同習道，同道且同師；墜落紅塵久，反本正其時。」珠蓮曰：「聆爾所說，真是野道，例所當誅。」三緘曰：「蚌妖小女，吾與爾路開一線，速去勸爾郎君，將貪名好利之心，變作煉道成真之念，吾亦收爾入吾門牆。一日道成，脫卻水族殼兒，為大羅仙子，逍遙快樂。奚必區區以此色身，迷弄仙種，孽根造滿，甘遭雷劈，靈魂誰為之追散乎？」珠蓮曰：「任爾甜言蜜語，夫人心有所主，決不入爾牢籠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言可聽，爾休錯過渡人舟楫也。」珠蓮曰：「爾既可為舟楫，胡不自渡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不自渡，敢誦渡人？」珠蓮曰：「爾既自渡，宜在上天駕霧乘雲，遨遊海島，為何尚在塵世，徒以言語惑人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初為天仙，外功尚欠，因不辭苦況，下得紅塵，度些人兒，以充外功不足之數。故受人詈罵，不忍棄之不度，豈如世上小丈夫然哉？」珠蓮曰：「爾言仙子氣度宏大，滿腹慈仁，蚌族蝦宮，以及龍鱗之儔，爾師紫霞胡以誅及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師紫霞其盡水族而誅之乎，抑不盡水族而誅之乎？其盡水族而誅之也，是仙不能容物，慈仁無有。其不盡水族而誅之也，是必水族有害於世，有阻於道，在所當誅，不得已誅之，又何失乎仙子之慈仁也？但爾為水族之妖，不識其中道理，吾以顯而易見者為爾警之。盈天下皆人也，人為忠孝節義之人，上天愛之重之，又從而加之以福，予之以祿，此予之宜予也。人為姦淫忤逆之人，上天厭之絕之，始而奪其福祿，繼而加以雷火，此誅之宜誅也，不得謂與以福祿者為慈仁，誅以雷火者非慈仁矣。蓋誅惡類即所以獎善類，獎善類即所以化惡類，無在非天之慈仁也。」

如赤鯉、蝦妖、老蛟、毒龍及爾蚌氏母女，惡類也。惡類不誅，道終為爾所阻。誅爾輩乃能存大道，不誅爾輩，則大道不存，此於誅之之中又見仁慈之大者。」珠蓮曰：「爾師紫霞能誅吾軀，焉能誅吾魂魄？」三緘曰：「仙子道法高妙，何者不可？」

其不誅爾魂魄者，以留爾輩生生轉轉，而有改過自新之日也，是又非仙子之慈仁乎？」珠蓮曰：「任爾巧辯，吾不信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蠱蚌兒何其愚之太甚！吾為爾恨，又為爾悲耳。」珠蓮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恨爾不知轉念，以為上品；悲爾迷途深誤，不畏死亡。」言猶未已，珠蓮曰：「任爾舌底蓮開，宜自方便，速出衙去，異地雲遊。膽敢逗留，吾必束爾入朝，加以大辟。」三緘再欲回語，七竅曰：「夫人言已如此，爾宜急去，免惹殺身之災。」三緘曰：「七竅道弟，爾妻其果人乎，抑非人而為妖屬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明明人也，何妖之有？」三緘曰：「囑爾夫人候著，吾必使之現其原形，與爾一視。」言畢，略顯仙法，鎖脫而出。珠蓮駭，忙忙回首，遲步欲歸。三緘以手指之，行動不能。剛欲現彼原形，恰為毒龍知得，手提月牙大斧，來戰三緘。

戰未逾時，毒龍力怯，妖風駕起，騰空而升。三緘亦駕祥雲，與之鬥於空際。但見山林摧折，都中屋宇，鴛鴦瓦解，地黑天昏。滿都人民，無不驚惶吐舌。三緘在雲頭之上，忙取飛龍瓶拋向空中，瓶內火龍飛出，張牙舞爪，直搏毒龍。毒龍敗下陣來，逃去海外。三緘雲頭按落，欲乘勢以誅珠蓮，又遇赤鯉、老蛟接著大戰。一來一往，勝負不分。久之，三緘取出斬妖寶劍，向二妖拋去。二妖恐被劍傷，亦駕妖風向海島而遁。

三緘也不追逐，掉轉身來，蝦妖手執雙叉，復與大戰。仍以斬妖劍拋去，蝦妖將叉扭定，口噴黑霧，頃把都城內外昏黑如漆，對面不見人形。三緘無可如何，只得升上雲頭，再作區處。不料蚌母負珠蓮而遁，蝦妖亦負七竅而逃。俟至黑霧散餘，部衙中獨不見七竅夫婦。一時宣言於外，都中嘈雜不堪。當道官員奏聞於朝，上命武勇將軍入衙查視後，即命武將洪佐帶兵追尋。

尋訪數朝，杳無音耗，急急將兵撤轉，以復旨意。皇上登殿，諭及眾臣曰：「可惜一位明鑒大臣，為妖所害。如或天佑其人，得以歸都，速奏朕躬，官還本職。」諭罷，退入內朝，不必詳言。

且說蝦妖吐出黑霧，與同蚌母，負了珠蓮、七竅，乘風而逃。逃至海中，正遇毒龍、老蛟、赤鯉三妖，驚曰：「爾等俱逃，夫人與大人今在何處？」蝦妖曰：「吾戰三緘不過，噴出黑霧，迷漫千里，暗將珠蓮、七竅負至於斯。今幸遇兄，須共籌商，看將吾大人夫婦若何安置？」毒龍曰：「吾洞深幽，人所罕到，安置在內，不亦可乎？」蝦妖曰：「可則可耳，但七竅、珠蓮食慣煙火，海底腥物，如何供之？」毒龍曰：「吾與赤鯉、老蛟去市鎮盜取煙火器具，以供二人焉。」言罷，仍命蝦妖、蚌母負之入洞。

七竅此際如夢初醒，舉目四顧，曰：「是非吾衙也，吾在何地耶？」蝦妖曰：「三緘妖物要噬大人夫婦，吾等奮力救之，幸得皇天默佑，布下大霧，吾與老婢才將大人夫婦負逃此地洞裡安身，切毋聲張，恐三緘知覺尋來，噬爾二人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官居一品，暗逃至此，不幾失卻乎？」蝦妖曰：「大人性命不顧，尚貪極品耶？」七竅曰：「爾言三緘為妖，不知究屬何物？」蝦妖曰：「彼乃白蕩山中一毒蟒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滿朝文武，與吾同品者甚多，彼何不噬他人，而獨噬於我？」蝦妖曰：「爾近來愛言大道，彼因以大道誘爾。爾又將習不習，俾彼怒從心發，故欲噬爾以泄忿。所以人心不可亂思，思鬼則鬼生，思怪則怪至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是，吾其不可歸乎？」蝦妖曰：「歸胡不可？但須時日稍緩，看用如何良策收伏三緘，以絕爾禍，然後送歸都下，亦不為遲。」七竅曰：「今既不可速歸，宜尋一絕好房廊，為吾居之。不然，石洞陰潤如斯，若何可住？」蝦妖曰：「暫住數日，自另覓居室，以安大人。」言談至此，毒龍等已將鹽米一切盜歸洞內。珠蓮烹煮，與七竅同餐。

無如洞之東偏有一地縫，縫中一鬼，目如筐篋，山妖畏其厲，俱以「大眼鬼」呼之。赤鯉、毒龍因畏三緘搜尋到此，每日出外探訪。或潛高埠，放眼長懸；或乘妖風，隱於雲腳。豈知三緘未到，而洞裡之患已生。他日，蚌母在洞炊黍，煙生樹外。正遇大眼鬼閒遊山嶺，望而驚曰：「是地荒涼，無人居住，何得煙生乃爾？」於是陰風駕動，頃刻來至毒龍洞前，恰值蚌母汲水洞外，大眼鬼涎垂口角，過上前去，一口吞之。吞已入洞，見得珠蓮、七竅品坐石牀，鬼暗思曰：「吾腹此際業已充矣，不如將此女男攜回縫中，慢慢咀嚼。」思罷，陰風大逞，拿攫而前，一手擒著一人，竟出石洞。珠蓮、七竅駭得魂不附體，大聲呼救。豈知深山曠野，無人來往，兼之毒龍等盡皆遠出，誰為救援？片刻之間，已為大眼鬼攫回縫內。剛欲舉口，倏然地下出一神祇，吼曰：「孽鬼休得無禮，此二人係他日仙真，爾若吞之，定不容爾。如能保護，大道成後，亦有餘榮。」鬼聞此言，遂罷吞噬之念。

日將西墜，毒龍諸妖見三緘無有蹤跡，陸續回洞，遍覓珠蓮、七竅，杳不見形。毒龍跌足曰：「欲守隴以保蜀，豈料隴不能守，蜀又失矣，如之奈何？」蝦妖曰：「是必此地山精將二人攫去。吾等各執寶器，遍山尋之。」遂駕妖風，遍山游轉。

轉到蕪嶺，瞥見大石之旁臥一巨妖，頭如斗大，黃鬚青面，鼾聲若雷。赤鯉私謂蝦妖曰：「攫七竅夫婦者，必此物也。」蝦妖曰：「小小精怪，敢攫吾等所保之人。」舉起雙叉當頭刺去。

巨妖驚醒，怒目視曰：「爾為誰？素與無仇，何得於睡夢中傷吾性命？」言畢，手舉斗大銅錘，向蝦妖打來。蝦妖閃過身兒，仍復以叉刺去。彼來此往，弱強莫分。赤鯉、毒龍、老蛟齊齊上前曰：「巨漢停鬥，爾何妖屬？試為吾言。」巨妖曰：「吾乃大頭鬼也。」毒龍曰：「爾何以此名耶？」鬼曰：「吾在生日，名列虎榜，年正妙齡。逢了族親，只點一點頭兒，裝作大模大樣，即家中父母，亦難與我見而交言，人人恨之，暗以大頭鬼稱之，又兼身好邪淫，萬罪俱造。死見閻君，受盡極刑，打入陰山，吾即在此修成一鬼，名號大頭。今日閒遊到斯，倦臥石下，於人無悔。這位駝背漢子，胡得暗下毒手，刺吾以叉？」毒龍曰：「彼屬無知，誤犯爾躬，祈勿見咎。吾且問爾，毒龍洞內不見一男一女，爾可知乎？」大頭鬼聞言，色若不豫。不知何說，請遞觀之。

